

4

黄春明
小说集

儿子的 大玩偶

黄春明
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黄春明小说集④

儿子的大玩偶

黄春明 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儿子的大玩偶 / 黄春明著. — 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9.10

(黄春明小说集)

ISBN 978-7-5596-3528-0

I. ①儿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175615号

本书经联合文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授权, 非经书面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改编、转载。

儿子的大玩偶

作 者: 黄春明

出版监制: 谭燕春 高继书

选题策划: 厦门外图凌零图书策划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: 宋延涛

封面设计: 周富标

内文排版: 孟 迪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联合天畅文化传播公司发行

武汉市盛宏源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147千字 700毫米×1000毫米 1/32 9.625印张

2019年10月第1版 2019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3528-0

定价: 48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(010) 64258472-800

总 序

听者有意

为自己的小说集写一篇序文，本来就是一件不怎么困难的事，也是“礼”所当然。然而，对我而言，曾经很认真地写过一些小说，后来写写停停，有一段时间，一停就是十多年。现在又要为我的旧小说集，另写一篇序文，这好像已经失去新产品可以打广告的条件了，写什么呢？

在各种不同的场合，经常有一些看来很陌生，但又很亲切的人，一遇见我的时候，亲和地没几分把握地问：“你是……？”我不好意思地笑笑，他也笑着接着说：“我是看你的小说长大的。”我不知道他们以前有没有认错人过，我遇到的人，都是那么笑容可掬的，有些还找我拍一张照片。我已经是七十有五的老人了，看

他们稍年轻一些的人，想想自己，如果他们当时看的是《锣》《看海的日子》《溺死一只老猫》，或是《莎哟娜啦·再见》《苹果的滋味》等之类，被人归类为乡土小说的那一些的话，那已是三四十年前了，算一算也差不多，我真的是老了。但是又有些不服气，我还一直在工作，只是在做一些和小说不一样的工作罢了。这突然让我想起么儿国峻。他念初中的时候，有一天我不知为什么事叹气，说自己老了。他听了之后，跟我开玩笑地问我，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”这一句话用闽南语怎么讲？我想了一下，用很标准的闽南读音念了一遍。他说不对，他用闽南话的语音说了他的意思，他说：“老是老还有人比我更老。”他叫我不要叹老。现在想起来，这样的玩笑话，还可以拿来自我安慰一下。可是，我偏偏被罩在“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”这句俗谚的魔咒里。

当读者纯粹地为了他的支持和鼓励说“我是读你的小说长大的”这句话，因为接受的是我，别人不会知道我的感受。高兴那是一定的，但是那种感觉是锥入心里而变化，特别是在我停笔不写小说已久的现在，听到这样的善意招呼，我除了难堪还是难堪。这在死爱面子的我，就像怕打针的人，针筒还在护士手里悬在半空，

他就哀叫。那样的话，就变成我的自问：怎么不写小说了？江郎才尽？这我不承认，我确实还有上打以上的题材的好小说可以写。在四十年前就预告过一长篇《龙眼的季节》。每一年，朋友或是家人，当他们吃起龙眼的时候就糗我，更可恶的是国峻。有一次他告诉我，说我的“龙眼的季节”这个题目该改一改。我问他怎么改，他说改为“等待龙眼的季节”。你说可恶不可恶？另外还有一篇长篇，题目叫“夕阳卡在那山头”，这一篇也写四五十张稿纸，结果搁在书架上的档案夹，也有十多年了。国峻又笑我乱取题目：“看！卡住了吧。”要不是他人已经走了，真想打他几下屁股。

我被誉为老顽童是有原因的，我除喜欢小说，也爱画图，还有音乐，这一二十年来爱死了戏剧，特别把儿童剧的工作当作使命在搞。为什么不？我们目前台湾的儿童素养教材与活动在哪里？有的话质在哪里？小孩子的歌曲、戏剧、电影、读物在哪里？还有，有的话，有几个小孩子的家庭付得起欣赏的费用？我一直认为小孩子才是未来。因为看不出目前的环境，真正对小孩子成长关心，所以令我焦虑，我虽然只有绵薄之力，也只好全力以赴。这些年来，我在戏剧上，包括改良的歌仔戏

和话剧，所留下来的文字，不下五六十万字，因而就将小说搁在一旁了。

非常感谢那一些看我小说长大的朋友，谢谢台湾联合文学的同仁，没有他们逼我将过去创作的小说整理再版，我再出书恐怕也遥遥无期。我已被逼回来面对小说创作了。

The image shows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. The characters are '黄春明' (Huang Chunming), written in a cursive, expressive style. The first character '黄' is on the left, followed by '春' and '明' on the right. The strokes are fluid and interconnected.

本文原载于二〇〇九年联合文学版《黄春明作品集》

目 录

儿子的大玩偶	001
苹果的滋味	035
小琪的那顶帽子	073
我爱玛莉	117
甘庚伯的黄昏	191
玩 火	221
两万年的历史	231
鲜红虾	241
把瓶子升上去	279
清道夫的孩子	289

儿子的大玩偶

他喜欢你这般打扮做鬼脸，
那还用说，
你是他的大玩偶。

在外国，有一种活儿，他们把它叫作“Sandwich-man^①”。小镇上，有一天突然也出现了这种活儿。但是在此地却找不到一个专有的名词，也没有人知道这活儿应该叫什么。经过一段时日，不知道哪一个人先叫起的，叫这活儿作“广告的”。等到有人发觉这活儿已经有了名字的时候，小镇里老老小小的都管它叫“广告的”了。甚至连手抱的小孩，一听到母亲的哄骗说：“看呐！广告的来了！”小孩马上就停止吵闹，而举头东张西望。

一团火球在头顶上滚动着，紧随每一个人，逼得叫人不住发汗。一身从头到脚都很怪异的、仿十九世纪欧洲军官模样打扮的坤树，实在难熬这种热天。除了他的

① Sandwich-man，是日文中对身挂广告牌人的称谓，中文如果翻译过来或许叫“三明治人”最为贴切。由于身前身后都覆盖着广告的牌子，夹在中间的也的确是一块“肉饼”，致使“三明治”的创意也由此得来。

打扮令人注意之外，在这种大热天，那样厚厚的穿着也是特别吸引人的；反正这活儿就是要吸引人注意。

脸上的粉墨，叫汗水给冲得像一尊逐渐熔化的蜡像。塞在鼻孔的小胡子，吸满了汗水，逼得他不得不张着嘴巴呼吸。头顶上圆筒高帽的羽毛，倒是显得凉快地飘颤着。他何尝不想走进走廊避避热，但是举在肩上的电影广告牌，叫他走进不得。新近，身前身后又多挂了两张广告牌；前面的是百草茶，后面的是蛔虫药。这样子他走路的姿态就得像木偶般地受拘束了。累倒是累多了，能多要到几个钱，总比不累的好。他一直安慰着自己。

从干这活儿开始的那一天，他就后悔得急着想另找一样活儿干。对这种活儿他愈想愈觉得可笑，如果别人不笑话他，他自己也要笑的；这种精神上的自虐，时时萦绕在脑际，尤其在他觉得受累的时候倒逞强得很。想另换一样活儿吧。单单这般地想，也有一年多了。

近前光晃晃的柏油路面，热得实在看不到什么了。稍远一点的地方的景象，都给蒙在一层黄胆色的空气的背后，他再也不敢望穿那一层带有颜色的空气看远处。万一真的如脑子里那样晃动着倒下去，那不是都完了

吗？他用意志去和眼前的那一层将置他于死地的色彩挣扎着：这简直就不是人干的！但是这该怪谁？

“老板，你的电影院是新开的，不妨试试看。试一个月如果没有效果，不用给钱算了。海报的广告总不会比我把上演的消息带到每一个人的面前好吧？”

“那么你说的服装呢？”

（与其说我的话打动了，倒不如说是我那副可怜相令人同情吧。）

“只要你答应，别的都包在我身上。”

（为这件活儿，我把生平最兴奋的情绪都付给了它！）

“你总算找到工作了。”

（阿珠还为这活儿喜极而泣呢！）

“阿珠，小孩子不要打掉了。”

（为这事情哭泣倒是很应该的。阿珠不能不算是一个很坚强的女人吧。我第一次看到她那么软弱而号啕地大哭起来。我知道她太高兴了。）

想到这里，坤树禁不住也掉下泪来。一方面他没有多余的手擦拭，另一方面他这样想：管他的！谁知道我是流汗或是流泪。经这么一想，泪似乎受到怂恿，而不

断地滚出来。在这大热天底下，他的脸肌还可以感到两行热热的泪水簌簌地滑落。不抑制泪水涌出的感受，竟然是这般痛快；他还是头一次发觉的呢。

“坤树！你看你！你这像什么鬼样子！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你！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模样来呢？！”

（干这活儿的第二天晚上，阿珠说他白天就来了好几趟了。那时正在卸装，他一进门就嚷了起来。）

“大伯仔……”

（早就不该叫他大伯仔了。大伯仔。屁大伯仔哩！）

“你这样的打扮谁是你的大伯仔！”

“大伯仔，听我说……”

“还有什么可说的！难道没有别的活儿干啦？我就不相信，敢做牛还怕没有犁拖？我话给你说在前面，你要现世给我滚到别地方去！不要在这里污秽人家的地头。你不听话，到时候不要说这个大伯仔翻脸不认人！”

“我一直到处找工作……”

“怎么？到处找就找到这没出息的活干了？！”

“实在没有办法，向你借米也借不到……”

“怎么？那是我应该的？我应该的？我……我也没有多余的米，我的米都是零星买的，怎么？这和你的鸟活何干？你少废话！你！”

（废话？谁废话？真气人。大伯仔，大伯仔又怎么样？）

“那你就不要管！不要管不要管不要管——”

（呵呵，逼得我差点发疯。）

“畜生，好，好，你这个畜生！你竟敢忤逆我，你敢忤逆我。从今以后，我不是你坤树的大伯！切断！”

“切断就切断，我有你这样的大伯仔反而会饿死。”

（应得好，怎么去想出这样的话来？他离开时还暴跳地骂了一大堆话。隔日，真不想去干活儿了。倒不是怕得罪大伯仔，就不知道为什么灰心得提不起精神来。要不是看到阿珠的眼泪，使我想到我答应她说“阿珠，小孩子不要打掉了”的话，还有那两帖原先准备打胎用的柴头仔也都扔掉了，我真不会再有勇气走出门。）

想，是坤树唯一能打发时间的办法，不然，从天亮到夜晚，小镇里所有的大街小巷，那得走上几十趟，每天同样地绕圈子，如此的时间，真是漫长得怕人。寂寞

与孤独自然而然地叫他去做脑子里的活动；对于未来他很少去想象，纵使有的话，也是几天以后的现实问题。除此之外，大半都是过去的回忆，以及以现在的想法去批判。

头顶上的一团火球紧跟着他离开柏油路，稍前面一点的那一层黄胆色的空气并没有消失，他恹恹地感到被裹在里面令他着急。而这种被迫的焦灼的情绪，有一点类似每天天亮时给他的感觉。躺在床上，看到曙光从壁缝漏进来，整个屋里四周的昏暗与寂静，还有那家里特有的潮湿的气味。他的情绪骤然地即从宁静中跃出恐惧，虽然是一种习惯的现象，但是，每天都像一个新的事件发生。真的，每月的收入并不好，不过和其他工作比起来，还算是不错的啦。工作的枯燥和可笑，激人欲狂。可是现在家里没有这些钱，起码的生活就马上成问题。怎么样？最后，他说服了自己，不安地还带着某种惭愧，从床上爬了起来，坐在阿珠的小梳妆台前，从抽屉里拿出粉块，望着镜子，涂抹他的脸，望着镜子，凄然地留半边脸苦笑，白茫茫的波涛在脑子里翻腾。

他想他身体里面一定一滴水都没有了，向来就没有这般渴过。育英学校旁的那条花街，妓女们穿着睡

衣，拖着木屐围在零食摊吃零食，有的坐在门口施粉，有的就茫然地倚在门边，也有埋首在连环图画里面，看那样子倒是很逍遥。其中夹在花街的几户人家，紧紧地闭着门户，不然即是用栅栏横在门口，并且这些人家的门边的墙壁上，很醒目地用红漆大大地写着“平家”两个字。

“呀！广告的来了！”围在零食摊里的一个妓女叫了出来。其余的人纷纷转过脸来，看着坤树头顶上的那一块广告牌子。

他机械地走近零食摊。

“喂！乐宫演什么啊？”有一位妓女等广告的走过她们的身边时间。

他机械地走过去。

“他发了什么神经病，这个人向来都不讲话的。”有人对着向坤树问话的那个妓女这样地笑她。

“他是不是哑巴？”妓女们谈着。

“谁知道他。”

“也没看他笑过，那副脸永远都是那么死死的。”

他才离开她们没几步，她们的话他都听在心里。

“喂！广告的，来呀！我等你。”有一个妓女的吆